

# 論蔡秋桐的台灣話文小說

——以〈帝君庄的秘史〉、〈連座〉、〈有求必應〉、〈痴〉為例\*

呂美親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 摘要

本文以2000年後陸續出土的蔡秋桐小說〈帝君庄的秘史〉、〈連座〉、〈有求必應〉（1930-1931年連載於《新高新報》）及〈痴〉第1回（1931年刊於《曉鐘》）為例，從語言的角度切入，重新解讀蔡秋桐於日本時代以不使用日語，而以「台灣話文」作為書寫主體的反抗方式；以及因當時受新文學運動的影響，小說中呈現摻雜中國白話文、甚至許多已「台灣話化」的「日式台語」用詞等「透lām」（code-mixing；語碼混合）的現象，來討論蔡氏作為戰前漢字台語小說創作量最多的作家，其作品於殖民時代的語言特色與文本意識。蔡氏具穩實的「漢學仔底」，日語亦在相當程度之上，且能將中國白話文的形式落實於台灣話文寫作；甚至其處於官方體制裡猶能保持體制外的智識分子思考。透過〈帝君庄的秘史〉等四篇小說的觀察，我們看到蔡氏極具批判性、諷喻中帶著對民族性格反省的台灣話文小說；而蔡氏的台灣話文小說，更因其中十足的「土氣」與獨特的「語碼混合」方式，讓反殖民的書寫更有「力量」。

關鍵詞：蔡秋桐、台灣話文、漢字台灣話文小說、日式台語、透lām（語碼混合）

\* 本論文改寫自筆者碩論〈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其中第三章〈新文學運動kap 1930年代ê漢字台語小說〉ê第二節〈蔡秋桐ê寓言小說〉。Koh，受二位隱名ê評審委員濟濟指正，tī tsia特別致謝。

## On Chhoá Chhīu-tông's Taiwanese Vernacular Fictions:

Subjected to “The Secret Story of the Emperor’s Village,” “Involve Law,” “The Promising Response to the Demand,” “Obsession”

Li, Bichhin

Masters in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interpret Chhoá Chhīu-tông's fictions, which have been dug out from 2000 onwards, including *The Secret Story of the Emperor's Village*, *Involve Law*, *The Promising Response to the Demand*, which were gazetted in *Sin-Ko Sin-Pò* (新高新報) from 1930 to 1931, and *Obsession*, appearing in the literary journal, *Híáu-Chīong* (曉鐘),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studies, regarding Taiwanese vernacular writing as a discourse of resistance. In this article, I aim to illustrate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ideology of the source texts, arguing that influenced by the Taiwanese New Literary Movement, Chhoá's fictions were written in the 'code-mixing' style, such as 'Taiwanized' 'Japanese fashioned Taiwanese', making him the most productive author of the Taiwanese vernacular fictions written in Kanji (Han characters) that were created during the colonial time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During his course of writing, Chhoá has grown a substantial capacity in Sinology and Japanese language. He is able to write everyday Taiwanese in the form of colloquial Chinese language. He is also able to retain intellectual thinking in the context of official 'Po-Kah' system. Through probing into these four fictions, one is able to observe Chhoá's critical and satirical thoughts, including self-reflective views on his own nationalistic opinions. In addition, Chhoá's Taiwanese vernacular writings, such as his 'vulgarity' and his unique 'code-mixing' writing strategy, appear to possess more stamina among other anti-colonial literary works.

**Keyword:** Chhoá Chhīu-tông, Taiwanese vernacular writings, Taiwanese vernacular fictions written in *Kanji*, Japanese fashioned Taiwanese, code-mixing.

# 論蔡秋桐的台灣話文小說

——以〈帝君庄的秘史〉、〈連座〉、〈有求必應〉、〈痴〉為例

## 1、前言：蔡秋桐ê「台灣話文」小說

蔡秋桐（1900.05.16-1984.09.17），出世tī雲林縣元長（uân-tsióng）鄉，筆名有愁洞、秋洞、蔡落葉、匡人也、元寮。Bat加入台灣文化協會，公學校畢業了擔任保正25冬，一直到「保甲制度」廢除；mā koh兼任製糖會社原料委員。亦bat擔任「臺灣文藝聯盟」ê南部委員，koh參與創刊文藝雜誌《曉鐘》。除去小說創作，mā有傳統漢詩發表，可惜目前khah少有伊ê漢詩研究。蔡氏有kap殖民者、資本家、農民往來ê實際經驗，致使伊小說ê取材比別人koh khah特殊真實。1937年了後，伊猶原參加傳統詩社，不過無koh參與新文學活動。

蔡氏ê新文學運動參與kap創作，集中tī 1930年代初期，短短5-6冬，伊ê台灣話文小說kap其他新文學作者比起來，m̄-nā量siōng-kài濟，作品風格亦真特殊。目前蔡秋桐出土ê小說有1931年〈保正伯〉、〈奪錦標〉、〈放屎百姓〉、〈新興的悲哀〉；1935年〈理想鄉〉、〈興兄〉；1936年〈四兩仔土〉、〈王爺豬〉等；tsiah-ê作品大概刊tī《台灣新民報》、《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2000年陳淑容〈論蔡秋桐及其新文學活動〉，<sup>1</sup>是頭1篇提起蔡氏刊tī《新高新報》ê 3篇小說〈帝君庄的秘史〉（1930-1931）、〈連座〉（1931）、〈有求必應〉（1931）ê論文。Koh，朱宜琪亦tī《曉

1 蔡秋桐創作年表請參考陳淑容，〈論蔡秋桐及其新文學活動〉，《第六屆府城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台南：台南市藝術中心，2000.12），頁351-355

鐘》<sup>2</sup>雜誌找著ê小說〈痴〉（1931；ta<sup>n</sup>第1回）。所以現時咱看會 tiòh ê 蔡氏小說有13篇。

過去論蔡秋桐小說，khah濟是用「書寫策略」解說蔡氏對殖民體制ê批判，特別是「中國白話文」透lām「台灣話文」ê小說，<sup>3</sup>或者用「漢文」對抗日文書寫ê思考邏輯，來肯定新文學作家ê反抗意識，可比陳家煌所講：「在1930年代的臺灣文壇，蔡秋桐是一位以漢文寫作的重要小說家」，<sup>4</sup>因為1930年代以後，台灣已經產生buē少「日語作家」。了後，濟濟研究者大概亦以tsit款思考來檢驗蔡秋桐kap日本時代以「漢文」寫作ê作家，然後táuh-táuh引出1條用「本土性」抵抗殖民ê討論。<sup>5</sup>總是，〈帝君庄的秘史〉等3篇小說出土以後，陳淑容就kā蔡秋桐小說看做是「台灣話文小說」：

在看似笑謔實寓含深意的鋪陳中，蔡氏顛覆了台灣文學成長期中傾向嚴肅、悲苦的書寫傳統。透過其自成一格的反諷性手法與散發土氣的台灣話文，塑造出一種無釐頭式的戲劇效果，卻絲毫不減其對不義政權的控訴。<sup>6</sup>

Tī語言「透lām」（code-mixing；語碼混合）ê時代，將蔡氏小說正式看作「台灣話文」，相信刊tī《新高新報》ê小說，通提供咱做khah全面ê語文檢

- 2 《曉鐘》，1931年12月1日創刊tī北港虎尾郡。1931年11月7日《台灣新民報》389號tóh有發刊報導：「郡下元長庄蔡秋桐君、吳仁義君、吳長卿君和土庫張水牛君等諸有志者、現在計畫發刊文藝雜誌「曉鐘」、擬於來十二月一日發行創刊號。」《曉鐘》lóng總出刊3期，目前kan-ta<sup>n</sup>看會tiòh創刊號。創刊號內容包括詩、小說、戲劇、藝術評論等等，請參考台灣大百科網站，朱宜琪撰《曉鐘》條目：[http://taipedia.literature.tw:8090/ug-9.jsp?xsd\\_name=entry&handle=3197](http://taipedia.literature.tw:8090/ug-9.jsp?xsd_name=entry&handle=3197)；2007/04/15瀏覽）
- 3 蔡秋桐作品研究kài早有張恆豪〈蔡秋桐作品解說〉，《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14·一群失業的人》（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07）；1990年代後有khah濟學術研究，親像謝松山〈談文化協會運動的演變：附論蔡秋桐作品〉，《語文教育通訊》17期（1999.01）；陳家煌〈保正伯的矛盾——論蔡秋桐及其小說〉，《臺灣文藝》166、167期（1999.02）；黃慧鳳〈蔡秋桐小說之研究——日殖民下的文本呈現〉，《問學集》11期（2002.06）；鄭志敏〈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與公共衛生：以蔡秋桐小說「奪錦標」為例〉，《臺灣文學評論》3卷4期（2003.10）；石美玲〈蔡秋桐小說的書寫策略〉，《興大中文學報》16期（2004.06）；石美玲，〈蔡秋桐小說詞彙及詞法研究〉，《興大人文學報》34期（2004.06）等等。
- 4 陳家煌，〈保正伯的矛盾——論蔡秋桐及其小說〉，頁40。
- 5 陳建忠，〈新興的悲哀：論蔡秋桐小說中的反殖民現代性思想〉，《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五南出版社，2004.08），頁99-123。
- 6 陳淑容，〈論蔡秋桐及其新文學活動〉，《第六屆府城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頁306。

驗。接續蔡孟珂（2007）學位論文亦用蔡秋桐小說是以「台灣話」作書寫主體ê觀點來探討伊ê創作：

在日治時代創作的小說以臺灣話為主要書寫語言，不避諱粗話、俚諺，展現了臺灣民俗社會獨具的活力，成為他努力使文藝大眾化的最佳見證。本文以蔡秋桐的小說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他的作品，分析其創作在臺灣文學史上的價值與意義。<sup>7</sup>

事實上，陳淑容講蔡秋桐ê「台灣話文」是「散發土氣的」，kap蔡孟珂ê研究講作品「不避諱粗話、俚諺，展現了臺灣民俗社會獨具的活力」，其實thang互相延伸，來打破「土氣」在現今予人ê負面印象。總是，蔡孟珂ê分析khng tī小說題材、人物特色kap語言技巧ê概論，khah欠缺語文本身ê時代背景kap蔡氏參與新文學運動以及當時台灣話文論爭kap鄉土文學論戰ê社會意義。另外，發表tī《曉鐘》雜誌ê小說〈痴〉亦無tī討論範圍。

論真檢驗蔡秋桐lóng總發表超過10篇ê小說，tsiah-ê作品lóngthang算作是台灣話文小說，是中國白話文ê透lām程度ê濟少nā-tiā<sup>n</sup>。雖bóng蔡秋桐無參與鄉土文學kap台灣話文論爭，但是伊真自然就用台灣話創作小說，〈帝君庄的秘史〉是現今看tiòh蔡氏小說發表ê第1篇，而且連載10期，在當時來講m̄-nā罕見，亦展現以漢字創作ê台灣話文小說在當時已經有實踐ê能力kap實力。

蔡氏小說ê能力kap實力thang講是來自伊本身ê「漢學仔底」有夠在、日語亦有相當êkhám站、對中國白話文m̄-nā認bat，koh有法度運用伊ê白話文形式落實tī台灣話文寫作；甚至伊khia tī官方體制內（保正ê身份）koh會當保持體制外ê智識分子思考，才予咱看tiòh蔡氏tsiah有批判性kap反省tik ê「台灣話文」小說。

Uī「漢文」ê角度來看，過去論者認定ê「漢文」並無還原當時代「漢文」ê語音是以「廈門音」ê福佬話（Holo）作準，到台灣已經演變作「台灣話」（Taiwanese）ê語境（context）。亦就是講，平平寫「漢文」，講ê是接近「廈門

7 蔡孟珂，〈蔡秋桐及其小說研究〉摘要，（雲林：雲林科技大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論，2007）。

音」ê台灣話，m̄是現時慣勢ê北京話，當時ê歷史環境早tòh形成「台灣話」無仝ê文化主體。但是，tng當koh khah強勢ê文化入來，原khng tī高階語言（high language）ê「漢文」位置ê台灣話文，suah變作屬tī低階語言（low language）ê「土語」（戰後變作「方言」），tī發展過程無正常ê中間，低階語言kap使用者mā處tī被支配（dominated）kap被剝削ê位置。<sup>8</sup>所以，若準論者無kā其中因為地域、歷史演變ê過程摻lòh去看，恐驚teh論述ê時，變作m̄是teh「肯定」hit-ê語文ê使用者，顛倒會損斷hit-ê想beh脫離低階語言ê實踐空間。

1935年楊杏東發表tī《台灣文藝》ê〈『臺灣文藝の郷土の色調』〉<sup>9</sup>，除了對tsit份雜誌kap所刊ê文章作評論，也特別ùi「郷土」觀點對蔡秋桐〈理想郷〉提出討論kap表達敬意，會sái講真早將郷土文學kap台灣話文ê「文本」作討論ê文章。楊杏東對當時蔡氏小說ê肯定，泛勢會當提供咱連結ê思考：啥麼時陣？來自「郷土」、但是語言位置變低suah變作「土語」、致使「土氣」帶真重ê「台灣話文」小說，tī現此時欲按怎kā看待？

其實黃石輝tī〈所謂「運動狂」的喊聲——給春榮克夫二先生〉中已經kā彼當時ê「郷土」做愈明確ê定義：

又於郷土的解釋，我是把臺灣規定做一個郷土的，有人以為不當，在我卻是認為很適當的。假使真的不當。就照我所主張的內容、任你去變換名稱、我亦沒有反對的必要。<sup>10</sup>

咱亦是為了這一層——因為「臺灣不是獨立的國家」，所以將臺灣規定做一個郷土，標榜「郷土文學」，標榜「臺灣話文」，不然就該標榜做「臺灣文學」、「臺灣國語文」了。又是因為「言語混雜」，所以主張用漢字（有形有義的文字）的臺灣話文。<sup>11</sup>

8 有關語言使用位置ê研究論述，thang參考洪惟仁，〈台灣的語言政策何去何從〉，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12），頁502-503。

9 楊杏東，〈『臺灣文藝の郷土の色調』〉，《台灣文藝》2卷10號（1935.09）。

10 黃石輝〈所謂「運動狂」的喊聲——給春榮克夫二先生〉，原刊tī《台灣新民報》967-969號（1933.10.29-31）；中島利郎編，《1930年代台灣郷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03），頁404。

11 黃石輝，〈所謂「運動狂」的喊聲——給春榮克夫二先生〉，中島利郎編，《1930年代台灣郷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406-407。

當咱理解黃氏當時 beh 講 ê 「鄉土」就是台灣，伊 teh 呼籲建設 kap beh 起造 ê，其實就是「台灣文學」，以「台灣國」ê 語文作主體 ê 文學。用按呢 ê 觀點 koh 轉來看蔡秋桐小說、看當時 iáu-buē 解決 ê 「台灣話標準化」問題 ê 時，小說 ê 時代意義 kap 作者 ê 落實工夫就更加顯明。

蔡秋桐無參與論爭，suah tī 1931 年 kap 吳仁義、吳長卿等人創刊《曉鐘》，ui 目前 ta<sup>n</sup> 出土 ê 創刊號來看，除了有蔡秋桐用筆名「元寮」發表 ê 小說〈痴〉，詩歌有：甫三（賴和）〈祝曉鐘的發刊〉、迎旭〈曉鐘〉、革兒〈前進吧！〉、尚志〈曉鐘〉。<sup>12</sup> 其中，詩歌〈祝曉鐘的發刊〉出自賴和，tī tsia thang 知蔡氏 kap 賴和應該有相當 ê 交陪，koh 包括蔡氏 tī 《台灣新民報》等媒體陸續發表 ê 文學作品、參與「文協」，甚至全年（1931 年）賴和 kap 葉榮鐘等人創刊積極討論台灣話文 kap 大眾文藝 ê 問題 ê 《南音》雜誌、<sup>13</sup> 1936 年李獻璋編著 ê 《台灣民間文學集》中間亦有蔡氏所寫 ê 民間故事〈無錢打和尚〉，<sup>14</sup> 種種線索提供咱看待蔡秋桐台灣話文小說 ê 寫作態度 kap 意識傾向。

以上 kā 筆者認為蔡氏作品應當 khng tī 台灣話文小說 ê 前提來討論 ê 理由簡單說明。以下進入刊 tī 《新高新報》 kap 《曉鐘》 ê 4 篇小說 ê 分析，就內容、特色 kap 主題性來看伊按怎用 khau-sé（諷喻；allegory）kap 笑諷 ê 筆法，呈現台灣人活 tī 殖民體制下跤 ê 無奈，從中檢驗伊 tī 新文學運動當中扮演 ê 角色、所 khiā ê 觀點 kap 立場。

12 1931.11.07《台灣新民報》389 號 tóh 有發刊報導：「郡下元長庄蔡秋桐君、吳仁義君、吳長卿君和土庫張水牛君等諸有志者、現在計畫發刊文藝雜誌『曉鐘』、擬於來十二月一日發行創刊號。」tsiah-ê 作品 lóng 是 beh 祝賀《曉鐘》創刊所作，作品意象 mā 附合刊物封面，用 phah 曝光 ê 日頭象徵黑暗過去，迎接希望 ê 未來；用響 tán ê 鐘聲，警醒 iáu teh 暈 ê 人，鼓舞 ták 家行向光明 ê 時代。戲劇有笑天 ê 〈誰之過？〉，呼籲家庭教育 ê 重要性。藝術評論有迎旭〈歌仔戲之現在及其將來〉，其他 koh 有討論兒童 ê 性教育 ê 執行、一寡通俗醫學，以及當代重要 ê 科學家 kap 文學家 ê 介紹。

13 關係葉榮鐘 tī 《南音》卷頭語中一再提起 ê 「第三文學」 kap 「大眾文藝」，其中強調 ê 語言意識 kap 台灣話標準化 ê 問題，筆者 tī 碩論〈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文所碩論，2006）中有 khah 詳細 ê 論析。

14 Tī 李獻璋編著 ê 《台灣民間文學集》其中故事篇有 1 篇是蔡秋桐採集，署名「愁洞」，來自「笨港」ê 故事，號作〈無錢打和尚〉。

## 2、寫 bē 盡 ê 秘史：〈帝君庄的秘史〉、〈連座〉、〈有求必應〉、〈痴〉

蔡秋桐 ùi 〈帝君庄的秘史〉、〈保正伯〉等十幾篇 ê 小說，到民間故事〈無錢打和尚〉以及其他歌謠新詩，大概 lóng 以伊日常使用 ê 台灣話來記錄，只是 tak 篇 ê 台灣話文比例有增差。做過「保正伯」ê 蔡秋桐 khiā tī 「體制」內看待家己 ê 位置，mā liòh-á 產生矛盾，m̄-koh 對低層 ê 群眾 iáu 是抱 tiòh 憐憫 kap 關懷，所以用 in 作小說 ê 主題來對殖民者帶來 ê 「現代化」提出批判 kap 反省。早期，張恆豪已經用真精確 ê 話語來註解蔡氏小說：

他以最詼諧、最輕鬆的形式，來暗藏最無奈、最嚴肅的主題，而表現得維妙維肖，無跡可尋。他不像賴和，守愚的「正面寫實」，而是自成「反面寫實」一格，因此，他的小說在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中可說是個異數，也不愧是「成熟期」重要作家之一。<sup>15</sup>

Tsit 段話 khng tī 本文 beh 探討蔡秋桐 ê 幾台語小說（除去〈痴〉）文本內涵當中，mā 真適當。蔡秋桐 ê 小說自然流露予人讀起來親像 teh 聽講古 ê 語調 kap 氣口，m̄-koh kap 許丙丁、鄭坤五<sup>16</sup> hit 款 khah 文言、khah 像「說書」ê 古典形式 ê 台語小說有無仝 ê 「古早味」。

續來討論蔡氏〈帝君庄的秘史〉、〈連座〉、〈有求必應〉 kap 〈痴〉 tsit 4 篇小說，有台灣常民 ê 「神話想像」、「giat-khiat-á 俗語」（歇後語）kap 所謂 ê 「垃圾話」（dirty word）<sup>17</sup>，甚至有用「情愛」表現深刻嚴肅 ê 主題。

15 張恆豪，〈放屎百姓的浮世繪——蔡秋桐集序〉，《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02），頁170。

16 呂美親碩論《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中亦有許丙丁（《小封神》）kap 鄭坤五（《鯤島逸史》）ê 「台語傳統小說」論析。

17 咱 tshing-tsāi kā 把「幹、tshio-tiò、哭夭、哭爸、「扶卵葩」（phô-lān-pha，拍馬屁）」看作「髒話」，甚至認為「暢」（thiong，高興）tsit 款形容詞「不登大雅之堂」。「然而，髒、不潔（dirt, impurity）是建立界線與秩序的結果。泥土不髒，卻會弄髒客廳的磁磚；貼身內衣不髒，出現在宴席桌上就髒；……髒與不潔是踰越界線的事物（matter out of place）。世間本無汙穢，專有名詞與正當事物（proper name, proper thing）造成汙穢：那些觸犯了認同、體系、秩序，不遵從界線、立場、規則的事物。」tsit 部分會 tâng 參考朱元鴻，〈告別式已結束：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嗎？——紀念孔恩〉，《台灣社會學研究》2 期，頁56。而於髒與不潔的主題，朱元鴻引自 Douglas(1966)，以及 Kristeva (1982:1-31) 所討論的“abjection”以 dirty 解構 proper，見 Derrida, “From Singsponge” (1992:352-7)

## 2.1 〈帝君庄的秘史〉（1930-1931）

〈帝君庄的秘史〉是目前看 tiòh 蔡秋桐 siōng 早發表 ê 小說，mā 是 siōng 長 ê 1 篇，約 1 萬 2 千字，thang 算是中篇小說，tī 《新高新報》第 249-267 號連載 10 期，講「媽祖郡帝君庄」ê 代誌，thang 講亦是蔡秋桐 khiā ê 郡，tī 雲林北港（當時 ê 笨港）彼箍圍仔。

〈帝君庄的秘史〉用民間神話故事《西遊記》中 ê 人物，親像齊天大聖、豬八戒、沙僧等等，khau-sé 殖民體制所做 ê 現代設施，對人民產生 ê 影響，看起來有正面 ê o-ló（讚美），其實是比批判 koh khah 強烈 ê 醜化。醜化 ê 模式 tī 殖民地中間，是顛倒 píng ê，亦 tiòh 是殖民者對被殖民 ê 醜化；<sup>18</sup> m̄-koh 因為蔡秋桐 khiā tī 「體制」內面，伊 tsiah thang 看 tiòh 別人 m̄ 知 ê 「秘史」，kā 政治 ê 惡質 tsiâu 挖（ó）出來；所以咱看 tiòh 伊小說內面，醜化 ê 方式 tī 其他小說家 ê 作品中罕得看 tiòh。

小說以 1920 年代 ê 台灣社會作背景，phì<sup>n</sup>-siù<sup>n</sup>（議論、批判）統治者透過愚民政策 kap 鴨霸 ê 手段，講「國內」（台灣）tī 「田螺王」（日本政府）統制之下，派來一寡 kan-ta<sup>n</sup> beh 「自肥」，無 beh 顧百姓生活 ê 官員來「變孔（pi<sup>n</sup>-khang）」。故事空間是 tī 全島地名改換（變做殖民地）了後所產生 ê 「帝君庄」；同時，欺壓農民 ê 大工程「嘉南大圳」已經完成，thang 予地方未來有「大發展」，講人人食蕃薯 tóh 會飽 kah 「腹肚大獅々」，其實是用「反話」去 khau-sé 嘉南大圳 ê 成就。續來政府 koh 實施空殼 ê 「街庄協議會制度」，而且參與會議 ê 是一寡「不斗不七」（亂七八糟、沒實質內涵）ê 議長「屎尿進士」、「球毛進士」等人，莫怪「帝君庄從此多端了！」。

自此，tī 所謂 ê 經濟發展、頭殼 tóh 免家已控制 ê 「愚民政策」之下，帝君庄 tsiā<sup>n</sup> 作是殖民統治 ê 縮影。Iáh 蔡秋桐取 ê 角度 tsiā<sup>n</sup> 特別，「譬喻」ê 形式已經超越「人」ê 範圍，m̄-nā 情節鋪寫 kài 活骨、人物個性 hiá<sup>n</sup> 明，對話（不管是獨白 iáh 是對白）mā 真精采；當然，結局是有 khah 「傳統」淡薄--ah，

18 殖民者對被殖民 ê 醜化，ùi 稱呼 tiòh 看會出來，譬如日本時代日本人叫台灣人「汝仔」；戰後主流媒體叫台灣人號作「台客」。Tsiāh-ê 例是 lóng 全意思，只是體制無全，稱呼無全 nia。

是以惡有惡報收 suah，最後，kā 帝君庄人民食夠夠 ê 「肥力爺」是受 tiòh 絞刑處罰。

小說第3段有豬八戒 beh 做庄長進前 ê 描寫：<sup>19</sup>

豬八戒坐軟交椅了後就想……我這隻豬哥精。那無來展我這枝豬哥生<sup>20</sup>出來。給大家看々長短。無彩<sup>21</sup>我坐這塊軟交椅！。第一先起手就對那豬稠內的。諸兄弟展威道……衆兄弟啊！我是個庄長呵。你們是我的部下。已後<sup>22</sup>不得對我亂來。要禮々貌々即會用得。我也有去到西天受戒。你們無過是跟那舊式的教育而已。就是有受些新的教育。不過學幾句圭母屎式<sup>23</sup>的。萬々不及的受了千辛萬苦學來的。西天去的路途不但遙遠。人是崎嶇無比呢！。單々念那幾句子曰。現時是不達<sup>24</sup>半文錢了汝知道嗎？。凡有要發送的文書。全部要提來我刪改。即可發送即不會去出醜。這幾句要緊記在心。衆兄弟聽了。這款話了後。大家就開緊急會議了。（《新高新報》第249號）

「帝君庄」tī 小說 ê 起頭親像一個舞台，看起來真 tshiā<sup>n</sup>-iā<sup>n</sup>（風光），背後 ê 歷史全全秘密。小說 kā 殖民體制 ê 組織形象化作「猙牲集團」（田螺、豬、猿等等），kap 一般人掠準 ê 「文明」象徵嶄然倒 píng，甚至是 koh 愈野蠻 ê 集體。Koh khah 深入觀察，蔡氏並 m̄ 是全全 teh 批判日本政府，mā 對「內化」（internalization）ê 本島人 tsiā<sup>n</sup> 有意見，若 tùi 日本留學 tng 來，伊 kā 講「去西天受戒」、「學幾句圭母屎式」……等等是伊 teh phì-siū<sup>n</sup> 學日語 tsit 件代誌，其實無啥了不起。Koh 一層角度來看，若台灣人 teh 罵 hiah-ê 替日本政府做代誌 ê 號作「走狗」、「三腳仔」，蔡秋桐用 ê 是愈「不堪」ê 「豬哥」來批判；小說中 ê 豬哥包括日本人 kap 台灣人，是「猙牲集團」mā 是「共犯

19 以下引文標點符號照刊出形式 phah 字，tī tsia 說明。

20 「生」：lān，雄性性器，現多寫為「卵」、「屌」或「麟」。男性權力 ê 象徵。

21 「無彩」：bô-tshái，枉費。

22 「已後」：應為「以後」，i-aū。

23 「圭母屎式」：雞母屎式，ke-bó-sái sik；此指對「日文」的蔑稱。（例：日文敬語常有如「ください」（kudasai）之語，台灣人取「屎」作「さい」ê 諧音來 khau-sé 日語

24 「不達」：應為「不值」，m̄-tát。

結構」(kap 英國 Gorge Orwell ê 《動物農莊》有「異曲同工」之妙)；Tī tsia 咱看 tiòh 作者 ê 觀點 m̄ 是單方面用受害者 ê 面貌呈現，按呢 ê 反省 tòh koh khah 有積極性 kap 改變現實 ê 空間。

蔡秋桐真知 tsit-ê 「猙狷集團」ê 代表按怎 teh 看待帝君庄民，伊用「全知」ê 視角代替管理者講出 in 對庄民 ê 認知：

多端的帝君庄住民。我看有帶些野蠻性。不理解新人政治。所以自改新政以來風波不絕。庄民搖動。論長說短。有的希望新人有的贊成老派。議論紛々不得一是。雖有這兩方面的輿論。無奈庄長不是個<sup>25</sup>民選。結局皆歸無効了。却說田螺王因命令猪哥精來被了猴齊天反對了後。也千思萬想々都沒有人物可派了。公道而論雖齊天有七十二變之能。奈因齊天過誇。在這帝君庄也沒有甚麼信望呢。僅々會曉得去白精洞內拜白精。求白精援助去請教那脚牛那得道和尚。和得道和尚學些放主母屎來用做迎合的資料。其實肚內也是空々如也。(《新高新報》第 251 號)

「不是民選，結局皆歸無効了。」tsit 句話點出住民心聲，亦 thang 講是作者家己 ê 評斷：街庄 ê 議會制度根本是空殼。作者亦 tī 小說中寄託伊對「民主」ng 望：保正本身雖 bóng 是本島人，m̄-koh mā m̄ 是民選，這 mā 算是蔡氏 teh 刮家己 ê 嘴鬚(自我批判)。另外，田螺王、猪哥精、猴齊天 kap 白精 tsiah-ê 角色，表現 ê tiòh 是政治 ê 鬥爭現實：猴齊天 ê 反對，論真講是伊實力 khah 有，但是猶原因為過誇，無 kài 得人心，所以 tsia 反映 ê：第 1，「基層官員」mā 是有「鬥爭」、這是殖民地人民被內化 ê 典型之一：先學會曉官僚技術；第 2，猴齊天 tòh 算 khah 贏猪哥精，uân-ná 「肚內也是空々如也」，所以帝君庄 beh 「進步」mā 是 tsiâ<sup>25</sup> 拼(難)。

「猙狷集團」ê 共犯結構，田螺王、猪哥精、猴齊天以外，koh 有白精、屎尿進士和球毛進士、沙僧等等，看起來是修成(正果?) ê 「精」，其實 mā lóng 是「阿里不達」ê 猙狷，輪流來 kâ 帝君庄「烏白舞」。小說中 khah 濟

25 「個」：此念作「kō」，用以之意。

描寫ê, koh有新ê帝君庄長「肥力爺」：

却說這個肥力爺是由東方王國逃來的。因東方王國。自維新以後。人民智識太開。<sup>26</sup> 文化程度很向上。在那個國內。差不多沒有人可燒香點火。日不得三餐。餓到卜白目去。人講極則變。他也就不得不棄了慈愛的故鄉憤々行了。沿路行沿路討食。不知道行了好幾日。卽到了一個新開的國家。這個國家土着民。皆守那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死子不死不孝的信條。又這個國王也是施那愚民政策的極合那肥力爺的頭槌。至此就止了步。等々頭路了。有一日肥力爺。遇了一位朋友。欣喜得很地講那他的來意。欲懇求他覓頭路。<sup>27</sup> 那個朋友想了好久道……自此再去不遠。有所在叫做無港。那地方無數荒蕪。地曠人稀。住民也很愚蠢見烏也拜。見白也拜。汝那沒有嫌風飛沙。去帶<sup>28</sup> 看々必定有出頭的日子？。餓鬼似的肥力爺。聽見這句話是很欣喜的。那有驚甚麼風飛沙呢！。就三步做二步走。去領一頂紅紋的帽子來戴。和一枝光閃々の長刀來結。至此肥力爺妥當了。（《新高新報》第254號）

肥力爺, tsit隻派來ê「猗牲」, m̄-nā本來「餓到卜白目」,<sup>29</sup> 素質koh足bái, tī「東方王國」（日本）tuà bē lól去, tsiah來tsia beh bóng「khà油」。若對照經濟起飛、tāk人食kah「腹肚大獅々」ê帝君庄民來看, 根本是「層次低ê」teh統治「層次高ê」（kap戰後初期ê政治現象全款？）。肥力爺ê形象是極糜爛koh極奸詐, 小說ê描寫, 自伊ê出身到擔任帝君庄長, 為tiòh beh連任想孔想縫（siū<sup>n</sup> khang siū<sup>n</sup> phāng）, sím-mih àu（爛）步數tō盡展。

小說精采ê 所在是作者koh運用濟濟暗喻（metaphors）kap明喻（simile）, 來加強諷刺（tshì）ê刺（tshák）度；先講暗喻ê例, 譬如「政策

26 「太開」：應為「大開」, t̄ai-khai。

27 「覓」：應為「覓」, bā, bāi, māi, tshuē；物色、探、找。

28 「帶」：tuà, 「住」之意。

29 Tsia-ê「白目」kap tsit-má teh講ê白目（講話、做代誌無看場合）無全, 是teh講真正餓kah beh「翻白眼」, beh死去--a。

食人」：

那個白精就算早也和豬哥精不睦。又猿仔是他的派下呢！這個變化無窮的白精是苦無穴的。不知道食了幾多良民。在白精洞內的骨頭疊成小山。皆是利用他的魔術的。一聞了這個信就開始活動展他的妖術出來了。（《新高新報》第251號）

簡單幾字ê「變化無窮」，結果會 tàng「骨頭疊成小山」，khah pháin hō 一般人設想ê，tòh是背後ê恐怖手段，是國家機器運作下ê「連鎖效應」tsiah會按呢。Koh舉1個明喻ê例：

沙僧因上善為迎合。下再起用娶尿進士和球毛進士。所以帝君庄不只圓滿。如前所說過。沙僧雖然來帝君庄長。而也在北江山做大士。因為兩方不能兼顧。所以田螺王即再考慮。想見肥力爺。現時失業。過那洋々大海而來。沒有職業是不可。即派了肥力爺來幫助沙僧了。（《新高新報》第253號）

Tsit段話展現ê，正正是「秘史」中ê「秘史」，是lah-sap（骯髒）兼畚圾（pùn-sò）ê最高典範。政治操作其實會 tàng真高明（上善為迎合、下起用進前離職ê議長），m̄-nā「雙管齊下」，koh「也在北江山做大士」，tsit款「兩棲政客」，根本無法度好好á kā位坐予好，何況是頭起先tòh beh來「khà油」ê？Koh再講，田螺王所考慮「換人」ê對象，竟然是現時失業、ùi東方王國逃來ê肥力爺。可見tsit-ê猙狂集團ê政治運作，tī現實中亦「在場」ê作者心內，是不止惡質兼奧古。

〈帝君庄的秘史〉用tauh-tauh bih-sih（衰微）ê語言，予小說中種種ê暗喻kap明喻更加活潑、更加會得刺入使用tsit-ê語言ê台灣人、tsit-ê被猙狂集團所壓迫ê民族ê心肝，語言本身亦ke愈有性命力。Koh，m̄-nā kā生活語言自然運用，譬如濟濟ê「諧音」，親像「圭母屎式」tsit款「phah-lā涼」ê「音變」特色，亦tī伊後來ê小說中不時看tiòh（像〈保正伯〉內面ê「御歲

暮（オセイボ；年禮）」改寫作台語ê「烏紗帽」<sup>30</sup>等等）；koh kā現實中ê嚴肅課題變作活跳跳ê文學美感，此後mā lóng維持屬tī伊蔡秋桐式，m驚予你看tiòh「lah-sap」、獨獨ê笑諷風格，予艱苦ê體驗內面mā充滿笑聲。

## 2.2 〈連座〉（1931）

Kap〈帝君庄的秘史〉相全，〈連座〉mā講tiòh甘蔗是最大宗，mā是美麗ê後壁khā（鑲著）濟濟「看無ê」lah-sap（骯髒）。不過〈連座〉一開始描寫ê景緻比〈帝君庄〉koh khah嬌，內面所寫ê慘境mā比帝君庄koh khah慘，形成愈強烈ê對比：

K 平野的西方。將近海邊。有個G村。這個農村氣候溫和。土地肥沃。五穀有種就有算額。村民和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宛然一個仙境。

.....

死的死。殺的殺。真是死牛歸屯。然獸醫何苦每日檢查數次呢！。如果有發見<sup>31</sup>着淡薄生目屎膏的。就牽去殺死。僅々埋死牛的用地占了成分畑去。<sup>32</sup>這也可以察其死了多寡了。這跡<sup>33</sup>竟然成了一個名號。一叫他做牛塚。這個牛塚的名稱不知道會流傳到何時？。也不知道到何時即會消滅去呢！。（《新高新報》第273號）

仙境「G村」所飼ê牛tiòh牛災（gû-tse；牛瘟），地方政府規定bē-tàng偷剖牛去食，免得致tiòh傳染病。但是庄民tāk-ê tòh剖牛，牛皮、牛骨四界藏，連甲長mā無遵守「保甲規約」，m-nā偷剖，koh無去報告，結果補大人知影了，tāk-ê拖來用手挾（kuat；以掌摑臉）、用藤條推（thui；揍、打），

30 Tsit-ê例引自陳建忠〈新興的悲哀：論蔡秋桐小說中的反殖民現代性思想〉中所舉ê，但是作者講：「透過諧音的方式，作者把日語的『御歲暮』（オセイボ；年禮）改寫作中文的『烏紗帽』」，但是tī tsia ê「烏紗帽」回tíng到時代語言ê「語境」，kā看作「台灣話文」，m是現時慣勢ê「北京語」：「漢文」、「中文」tī日本時代ê台灣人頭殼內ê發音，大部份是「廈門音」ê福佬話。

31 「發見」：huat-kiàn，發現；発見（はっけん），日式台語。

32 「成分畑」：tsià" hun hng，將近一分的田園。

33 「這跡」：tsit-tah，這邊、這四周。

tòh算是保正、甲長，mā難逃補大人ê「淫威」；對保正來講，實在是去予害tiòh、牽拖tiòh，而且處罰是用予對方siōng無尊嚴ê方式；連做kah保正、甲長ê人mā tiòh受tsit款侮辱，就知殖民地其他愈下階級ê人民，定tiòh活kah愈無尊嚴。

Ták-ê驚「鬧到蕃薯也不能種。這季蕃薯沒有插。冬尾卜食土」，予補大人phah suah，「保正順續利用那隻鷄和那斫白鹿酒請甲長。是夜保正想了一法。就緊召了甲長來開緊急會議了。……這事件非同小可。我想着<sup>34</sup>包紅包提來去求情。」想講beh「烏紗」（行賄），但是求情mā是ta<sup>n</sup>求補大人報告ê時，mài報kah tsiah嚴重。最後，tī「連座法」ê處罰制度之下，罰金單加起來lóng總535箍。除了罰金，庄民mā-koh開幾千箍，講因為「冬尾」（年底）總是ài謝一個平安，牛死、蕃薯koh欠收，實在歹年冬，koh beh開無必要ê錢。Tsia所呈現ê其實是當時人民智識ê保守kap「認命」，無想beh改變ê個性，亦就是殖民地人民ê「奴性」建立ê過程。

蔡秋桐猶原以全知者ê角度，講起G村tī短時間內變作「牛塚」，彼段「難得認識真跡。而成黎明之鄉了。」ê軼事，像mā teh挖另外1個「秘史」，牛tiòh災（染瘟疫）、人受禍；iah tsit-tsân秘史付出ê代價是koh khah恐怖ê「哀史」：

補大人慇懃地招呼。一句也讚美牛肉。<sup>35</sup>二句也講牛肉好食。引起了在坐之老T的話頭了。我沒有細膩。那有食的人都好。我們庄裡現在牛肉很多。講一句較逆天呢。我牛肉食到厭。不愛食。老T無意中漏了這句話。後來成了G村的哀史。你們庄裡怎樣那有那麼多的呢？。你不知道嗎？。我們庄裡牛着瘟。着日都有死牛。着日嗎有殺牛。（《新高新報》第274號）

總是，本來tiòh災ê牛，來食mā是無啥，何況生活本來就歹過，死牛當然ài利用，先食會飽tsiah講。但是「老T無意中漏了這句話。後來成了G村的

34 「着」：tiòh，該、一定要。

35 「美」：應為「讚美」，tsân-bí；美（さんび），日文漢字。

哀史。」現實上，劊牛是犯罪，保正、甲長若知庄 nih 有人劊牛 koh 無報，罪 koh khah 重，「連座法」實施 lóh 去，任何人 tòh 會牽拖 tióh，自按呢，「G 村」所代表 ê，全款是台灣社會 tī 整體政策下，1 個受難 ê 縮影。

蔡秋桐家已做過 25 冬 ê 保正，泛勢 bat 發生全款 ê 代誌 tī 家已身上，無 mā tsiā<sup>n</sup> 了解「做小官」ê 卑微 kap 驚惶。Tī 保正予補大人罰 khiā 了，tāk-ê 甲長 tsia<sup>n</sup> 緊張：

大人啊！。我寔在不知影。<sup>36</sup> 保正應一聲。免講好再講汝着食打。<sup>37</sup> 各甲長看見保正也着豎。知道 T 補大人變面了。<sup>38</sup> 不約而同齊々跪落去。大人啊！。叫我們甲長來。不知道有甚麼教訓呢。（《新高新報》第 274 號）

保正推辭責任、甲長 mā 驚 kah m̄ 知 beh 按怎；作者 m̄-nā 了解台灣小官 ê 遭遇 kap 心理，連補大人心肝內若 teh 看戲 ê 「威風」kap 「hiau-pai 款」（囂張樣），mā 掌握 kah tsiā<sup>n</sup> 好勢：

T 補大人看見這號光景竟然好笑起來。像暗示着自己障般的威風。得意揚々。……今！<sup>39</sup>。哀求也是無重用。也不免騙我。要着事々實々對我講。不然打汝到皮裂骨折呵！。（《新高新報》第 275 號）

「好笑」2 字講出〈連座〉是 1 齣諷刺到極 ê 「悲喜劇」（tragicomedy），內底搬 ê 是予人心酸 ê 「小丑仔戲」，保正、甲長平常時真 tshia<sup>n</sup>-iā<sup>n</sup>（風光）款，tī 補大人面頭前究竟亦是 1 隻「狗」nia。Koh 補大人 ê 面腔 kap 行為，mā 是另外 1 個小丑仔，「家己人 phah 家己人」koh teh 展風神。正港 ài 「笑」ê 是，控制台灣人 ê 殖民政府，只要看台灣人家己「弄狗相咬」（保正、甲長 kap 補大人 lóng 台灣人），伊根本免費半點氣力，tòh 會 tàng 順利統治，這才是殖民地真正可悲 ê 所在。

36 「寔在」：應為「實在」，sit-tsāi。

37 「食打」：tsiāh-phah，討打。

38 「變面」：pi<sup>n</sup>-bīn，翻臉。

39 「今」：ta<sup>n</sup>，而現在，發語詞。

Tùì 補大人 koh khah 使人咬牙切齒 ê 描寫，是對照 tsit 齣好戲愈高潮 ê 後一幕：

去畑裡的百姓們也陸續回來了。那行那唱着哭調的臺灣小曲返來了。行將入庄時候。忽然聽見有不好的風聲。到保正宅前竟然看見 T 補大人端坐在交椅裡嘴卜煙。他的面前跪了一二十人。啊！。那圍那多人了四面圍到密々如同鐵城。補大人親像故意要待看的人多即卜打人。展他的威力給一般的小百姓們看々他的威風。乒々兵々打了。對頭名就先叫來打。打了又打。噯啣！補大人看掌紅一腫了。就命令保正去夯<sup>40</sup> 籐條來咯！。（《新高新報》第 275 號）

百姓 tùì 畑 (hng) nih tng 來，所唱 ê 是「哭調的臺灣小曲」，iàh 「臺灣小曲」竟然 tùì 日本時代 tòh 「註定」是 1 款哭調；作者 ná 像是調工用 tsit 款方式加強反映當時人民 ê 苦境。Iáh 補大人 thiâu-tî (故意) 等人 khah 濟 tsiah phah，搨 kah 家己手變紅，koh beh 夯籐條來 phah；tsit 段描寫 thang kap 賴和〈補大人〉做比較：

「死困仔栽！你講些什麼？」伊也已生氣了。

唉！補大人失了神惆惆地站著，不曉得要怎麼樣才好，看他的臉色，比較被奪去了生命，竟似加倍痛苦。……還有人似不曉得他倆是母子，或者是故意，在一邊義憤不平地——又有些滑稽嘲笑似地說：

「侵犯做官的尊嚴，打嘴吧！打！該打！」

他竟受到催眠似的，服從那個人的號令，『拍的』一聲，一掌打到他母親的臉上去。<sup>41</sup>

賴和〈補大人〉所寫 ê 是補大人為 tiòh 顧伊「做官」ê 尊嚴 kap 面子，展威風展 kah 連老母 ê 嘴 phé tòh 敢搨，按賴和寫 ê 來看蔡秋桐 ê 補大人，可見 phah kah 手紅，mā 是因為 kā ták-ê 搨嘴 phé，這敢是每 1 個補大人 phah 人 ê 慣勢？咱 ã 知；但是，搨嘴 phé 是比 phah 手骨身軀，koh khah 傷害人尊嚴 kap 輕視對方

40 「夯」：gia，舉，此指拿。

41 林瑞明編，〈補大人〉，《賴和全集（一）·小說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6），頁 75。

ê 方式。

總是，「補大人」mā m̄ 是外了不起 ê 「官」，tsit 種身份 ê 台灣人，hông 講「三腳仔」iáh 是「走狗」，除了怨恨 in 出賣家己同胞以外，猶原是殖民地人民自身「內化」ê 程度 kap 表現。另外，〈連座〉有真幼路 ê 象徵，kā 補大人 phah 人 ê 行為，kap 「牛」ê 代誌 khng 做「雙關語」來講：

也在想牛骨的去處。未及應答又打了。正是『打皮未了又打骨』。打得落花流水。個々嘗了藤條頭的滋味垂頭喪氣。T 補大人打得十二分歡喜。忽然轉了愁容。（《新高新報》第 275 號）

本來是 teh 講庄民剝牛了，kā 牛皮 kap 牛骨藏起來，補大人叫 in 交出來，若無 mā 是討皮疼，tsia beh 補充 ê 是，phah ê 程度是「打皮未了又打骨」，可見補大人 phah 人是極粗殘、無 kā 人當做人 teh phah、是當作牛 teh phah ê 款式。

好笑保正罰<sup>42</sup> 保正。又是罰一等多錢。這款好規約我願時々存在。好々分別漢民族和大和民族罷（《新高新報》第 277 號）

Koh 是「好笑」，前 1 遍是補大人 phah 甲長，tsia 是保正罰保正，lóng 家己人「管」家己人，正正是殖民統治者「訓練」殖民地人民「教示」家己同胞 ê 好例證。作者 koh 特別講「這款好規約我願時々存在。好々分別漢民族和大和民族罷」，所謂 ê 「好規約」當然 tòh 是「保甲規約」；事實上「漢民族」kap 「大和民族」本來 tòh 已經「分別」。但是，tiòh 算台灣人 ê 補大人 kap 保正，已經 beh 變作「非漢民族」，mā 無可能會變作真正 ê 「大和民族」。

蔡秋桐 tī 伊顛倒 ping ê 「幽默」當中，kā 「同化」ê 平等表象拆開，其中 mā 摻寡伊 ê 憤怒 kap 無法度消 thau ê 憂愁。陳建忠論〈新興的悲哀：論蔡秋桐小說中的反殖民現代性思想〉ê 時，亦以「悲喜劇」來檢驗；〈連座〉ê 出土，予咱看 tiòh 蔡氏 koh 1 齣精采 ê 「悲喜劇」，koh，tsit 齣戲雖 bng khah 短〈帝君庄的秘史〉，但是深度 kap 藝術技巧 lóng 無 khah 輸。

42 「罰」：應為「罰」，huat。

### 2.3 〈有求必應〉（1931）

〈有求必應〉kap〈痴〉ê寫作筆法，kap前2篇大大無全，tsiá<sup>n</sup>有「現代感」，koh有青春ê愛情小說ê氣味tī內面。〈有求必應〉lóng總連載5回，真可惜目前欠第2回；照字數來看，第2回應當無tsiá<sup>n</sup>濟字，m̄-koh欠第2回tòh真phái<sup>n</sup> kā小說ê內容連結，因為第1回看起來kap後面ê情節無關係；而且第1回用「第一人稱」，了後ê第3~5回lóng「第三人稱」，「我」已經無去。第3回開始ê主題tòh真明確，teh講才哥冤枉坐監，in某拜ê「有應公」<sup>43</sup>有靈聖，總算tī「廟仔生」（有應公誕辰）進前掠tioh真正ê賊。

第1回ê「我」tī自動車頂tñg-tioh 1位美人，家己tī心內ê「獨白」：

天啊！。怎麼不護美人。何可將這美人生病呢？。我雖沒有艷福。那末却也是一個純潔的護花郎。我願世間裡的妙齡女子。不時都窈窕窈窕地活々潑々地發揮她們的固性。來獻<sup>44</sup>給於男子面前。和她們的如意郎君。組織盡善盡美的家庭。造就一個天國。天啊！。多點兒愛花罷！（《新高新報》第278號）

「我」坐入自動車了，看tioh 1位打扮流行ê美人，心肝內暗暗歡喜，tng-teh「幻想」ê時，T君上車，才知原來美人是「T君的如夫人」。然後T君kap「我」討論tioh敬神，稱讚媽祖有靈聖。第1回ê尾句，才稍khóa beh提起kap「有求必應」ê牽連。但是其實，「有求必應」所beh批判ê是「非正神」（若準正神是媽祖）、有「求」無定tioh會「應」ê「有應公」。

第3回像「劇本」，1句1句ê對話，無kài tsiá<sup>n</sup>相續ê筆路，而且koh是「順敘」kap「倒敘」相交接，第3回一開始是2句對答，然後1段敘事描寫：

下愿敢有應効？

43 「有應公」：lú-ing-kong，「有應公」的祭祀，有些則稱為「萬善祠」、「萬善公」等，即將無主孤魂集於一處祭拜，希望牠們平安、不要鬧事。根據許丙丁〈有應公祠〉記載：「在台灣的郊外或鄉村社頭以及都市里巷偏僻地方，普遍有構造很小有應公祠，祠前懸掛一條的紅布，寫是『有求必應』。祠內所供奉是神位牌、枯骨、骷髏。這小祠是台灣獨特的民俗。」，收tī呂興昌編校，《許丙丁作品集·下》（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05），頁546

44 「獻」：現多寫「獻」；獻（けん），日文漢字。

沒有應効。怎樣彩<sup>45</sup>裡攏寫着『有求必應』？

兩臺戲起鼓了。一臺掌中班。<sup>46</sup>是才哥謝的。那臺大戲是和叔謝的。

二臺攏演得十分出神。兩臺各々要拚個名聲。熱心地鬪起戲來了。

才哥那臺掌中班。所演是甚麼？（《新高新報》第282號）

敘事描寫交代 tng-teh 「相 tshiâng」（較勁）ê 2 棚戲，1 棚布袋戲、1 棚歌仔戲，戲班 beh 拚「聲勢」，謝神 ê 主人 mā beh 拚「公道」。Koh 來接 1 個「問句」，mā 無直接續 lóh 解說，suah 跳到才哥為什麼 beh 「謝」ê 因由，但是其實 tsit-ê 因由 tiòh 是才哥謝 ê 戲齣 teh 搬 ê 內容。「搬」到第 5 回（終回），tsiah koh 講 tiòh 2 棚戲「對 tshiâng」ê 齣頭，iah 其實第 4 回 ê 情節，tiòh 是第 2 棚戲班搬 ê 戲齣，tòh 是和叔謝的。小說片段跳動 ê 接法，kā 現實 kap 戲齣內容 khng 作伙表現，看起來真有「蒙太奇」（Montage）ê 手路。

精采 ê 是 tī 中央 ê 過程，mā 會 tàng 講是「戲」ê 情節。才哥請（tshia<sup>n</sup>）戲班謝神，演伊 hông 冤枉作賊 ê 戲碼；和叔 tsit 棚戲，齣頭 suah 顛倒 píng，做「Tiòh 賊偷」（遭小偷）ê 故事。續來講才哥入監 ê 情形：

衙門的刑具是創地<sup>47</sup>要打人的。不是創地好看的。未曾<sup>48</sup>審問就先要打了。何況這樣敢和他辯白的人呢！。必定打了。乒乓。噯啲！。才哥被打得落花流水死來暈去。暈去灌水。醒來再打。這時候就是講偷擡古井也認了。『寧可食罪。也可保我父母所賜的髮膚罷』才哥抱定了這麼主意承認。那末才哥有無錢米可食了。就是出錢有份的那個監獄。也有一角可居了。<sup>49</sup>（《新高新報》第284號）

M̄-nā 描寫「屈打成招」ê 過程是「未曾審問就先要打」、「暈去灌水。醒來再打。」，mā 講出受逼者 ê 無奈：「寧可食罪。也可保我父母所賜的髮膚罷」。Koh 審判過程是潦草（ló-tshó）、完全無「法律」保障，甚至後來真

45 「彩」：tshái，廟中裝飾物；如「八仙彩」（pat-sian-tshái）。

46 「掌中班」：chiáng-tiong-pan；掌上木偶戲、布袋戲。

47 「創地」：念作 tshòng teh，用來、設來作什麼用的。

48 「未曾」：buē-tsing，尚未。

49 「居」：ku，形容蹲踞的樣子。

正ê賊仔掠tiòh, mā是「不分皂白將才哥趕出獄外了」。

才哥ê冤枉並無真正「洗清」, 因為連基本賠償to無, iah 慫百姓ê反應竟然是「謝神」, 感謝「有應公」(神? 鬼?) ê保庇。另外1棚「tiòh 賊偷」ê戲, mā無真正掠tiòh賊仔, 顛倒因為傳統查某人面對官司審判ê時極驚大人, koh心內緊張suah哀父叫母, 予大人斷定是伊家己偷ê, 結果是和叔不忍心家後(妻)受苦, 借錢去kā官府講, 錢無phah m̄見, 和孀才thang免罪。

Tsia ê「謝神」kap「假認罪」, kap〈連座〉最後竟然mā是koh teh謝神有類似ê意義:「奴性」, 認命ê表現。明明是官府無清明, 代誌無得tiòh好解決, 總是人若有平安, mā是kā功勞予「有應公」。所以作者siōng尾按呢問:「燒金客呢?。只是賞了一身淋漓返去。究更有應甚麼?」「有應公」究竟「有應甚麼」?小說真明顯無認同像「有應公」tsit款民間信仰, 不過第1回, 作者提起「不意之中T君和我談論敬神。稱贊媽祖靈驗不已。」咱thang知至少「我」mā無信「媽祖」。這中間ê第2回, 泛勢有解說ê線索, 可惜無去。

〈有求必應〉差不多3000外字, m̄-koh簡單ê「對照」, suah產生信仰ê「辯證」。用無仝角度看仝1層代誌, 所以用2棚戲來做比喻ê「對決」, 後來其實mā無絕對ê輸贏, 戲tng精采ê時, 無情ê大雨一到, 結局mā予沃沃(ak)壞lah; 這是小說家聰明ê筆路, 亦是「古」吸引聽眾ê所在。

總是, koh kā規篇小說tùi頭看, 第1回當然亦有存在ê必要, 作者kā信仰ê層次提高思考:一方面beh phah破信仰, 一方面mā beh建立一款新ê社會風俗倫理。因為「有應公」是無名ê孤魂野鬼ê集體概念, 若beh敬神, 至少m̄-thang「左道旁門」, 按呢來看, 蔡秋桐對迷信ê反思, 是beh phah破sím-mih lóng beh信ê信仰。Koh, 〈有求必應〉用「在地信仰」對照殖民者制定ê「法律」來提出比較性ê批判, 夾tī傳統風俗kap現代規範中間, 作者總會有家己所khiā ê思考立場, 這mā是過渡型ê智識分子tī創作內面不時看會tiòh ê矛盾。

## 2.4 〈痴〉（1931）

〈痴〉原刊 tī 1931 年 12 月發行 ê 《曉鐘》（半月刊）創刊號，署名元寮。《曉鐘》lóng 總發刊 3 期，暫推測 〈痴〉大概 mā siōng 濟連載 3 回。總是，目前 ta<sup>n</sup>-á 創刊號 iáu 有看 tiòh，就 khah 無法度全面掌握規篇小說 ê 主要概念 kap 結局。

〈痴〉ê 出土比《新高新報》ê 3 篇 koh 愈 oh（晚），但是 kap hit 3 篇全款，mā 是以台灣話文作書寫主體，透 lām 中國白話文所寫。Ùi 第 1 回看，大約是寫一個四十外歲 ê 「老馬」騎伊 ê 舊鐵馬，tī 走找愛人仔 ê 路途中所發生 ê 情景，以及看 tiòh 舊情人 ê 時 suah hông 拒絕，hit 款陷入情愛中有時歡喜、有時憂悶 koh 稀微餒志（lué-tsi；喪志）ê 心境。

初初看 〈痴〉，第一，會感覺 kap 1937 年翁鬧 〈天亮前的戀愛故事〉<sup>50</sup> liòh-á beh 全，但是 〈痴〉 ùi 黃昏開始寫，寫 ták 日黃昏，主角「老馬」beh 走找「戀愛」ê 故事，翁鬧 ê 小說是用第一人稱 teh 講家己對「戀愛」ê 看法 kap 青春時期追求戀愛中濟少 sng 斷 ê 過程。M-koh，tī 保守 ê 時代，寫 tsit 款 hông 看起來無 kài 有志氣 ê 「戀愛古」，亦算 tsià<sup>n</sup> 進步，而且 〈痴〉 ê 年代是 tī 1931 年，無 beh 掛慮封建 ê 愛情觀，tòh 直接 kā 鏡頭 khng tī 「為愛走天涯」ê 男性身上，比較起技巧性 kap 哲學性 lóng ke 真完整 ê 〈天亮前的戀愛故事〉ê 「意志」，〈痴〉對家己思想 ê 確定是 khah 「執著」ê，不過 m̄ 是執著 tī 家己。

第二，tsit 篇會 hông 聯想 tiòh 中國馬致遠（約 1250-1324）ê 元曲 〈天淨沙：秋思〉：「枯籐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因為氣氛、情景 ê 描寫真 tshan 像，馬致遠騎 ê 是真正 ê 馬，「老馬」騎 ê 是「鐵馬」；另外，〈痴〉ê 步調 mā 有 khah 緊：

跑、跑、踏着半舊落<sup>51</sup>的老鐵馬在圳岸上跑、頻<sup>52</sup>太陽將西墜就有看

50 翁鬧 〈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原刊 tī 《臺灣新文學》2 卷 2 號（1937.01.31），中譯本參考魏廷朝譯，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12），頁 183-205

51 「半舊落」：puà<sup>n</sup>-kū-lòh；半新不舊。

52 「頻」：pîn，每若、只要。

見老馬。不錯、無一日沒有老馬不跑的、老馬踏着老鐵馬、勇敢百分直向目的地溝嶼。<sup>53</sup>風啊！（《曉鐘》創刊號）

因為beh走找銀花情人ê心境tsok急，「老馬」ê「鐵馬」速度ke真猛（mé）。Koh講「頻太陽將西墜就有看見老馬」，這是tāk日ê路程：tāk日teh找，所以成「痴」。第1段ê「鐵馬」反映新時代ê交通工具，「圳岸」亦是現代化ê設施，空間mā明確指出是台南地區ê「溝嶼」，環境mā kap鐵馬全款，是「半舊落」ê感覺。Tsit款「半舊落」ê景緻，雖bóng是小說形式表現，但是kap《曉鐘》創刊辭頭段所寫ê社會環境kài bā（契合）：

近代文明的巨浪波及全世界、社會生活的全內容、無論是經濟的、社會的生活、以及科學、藝術等々、都有長足的進步和發展。翻來詳細考察我臺灣的時、我們不得不慚愧。於小數大都會可以看着近代文明的景像之外、社會的大部分還脫不出過去的、黑闇的、封建的環境、迷信和○蒙昧的狀態還佔優勢、在過去的、不合時勢的種々桎梏之下、醉生夢死。而文藝界也萎靡不振、舊來的詩文已經不能滿足大眾的要求、迨至近年始有新文藝的進出、但這也是寥若晨星、而且缺乏發表的機關。<sup>54</sup>

《曉鐘》雖然ta<sup>n</sup>出刊3期，但是創刊辭中不斷強調beh實現偉大ê「使命」：beh滿足大眾ê要求、予新文藝有發表ê機關，thang好phah破「過去的、黑闇的、封建的環境、迷信和蒙昧的狀態」。〈痴〉一開始ê情景描寫，tòh有行tī天beh暗ê路中，只要繼續堅持，若找tiòh伊ê銀花美人tiòh有光明ê氣口tī內面。

53 「溝嶼」：kau-sū；今台南海埔新生地（潮埔地）一帶；受西太平洋海水面變動，原海岸一帶之地殼每百年以18公分之速度逐漸隆起，致過去之海底成為今日之陸岸。據康熙末期所纂之《諸羅縣志》山川總圖所繪記當時海岸線，自台南市柴頭港，經洲仔尾、灣裡、直加弄（今之安定鄉安定）、菅寮、西港、含西港、卓加、歐汪溪口（今之將軍溪口），北伸延至蚊港，青峰關。西邊為青鯤身嶼、馬沙溝嶼、北門嶼等嶼及其外圍為南北鯤身沙線，與台南西邊之海翁嶼、隙仔、北線尾，接連安平南邊之七鯤身沙線而成台江內海（潟湖）。（參考台南佳里鎮北門高中網頁 <http://pmsb.tnc.edu.tw/~youngers/a6.htm>，2007.03.19瀏覽）

54 《曉鐘》創刊號〈創刊辭〉（台南州：曉鐘社，1931.12），頁2。

雖然 kan-ta<sup>n</sup> 第1回，看會出來蔡秋桐 ê 筆路愈來愈活，甚至想 beh 改變伊 ê 寫作風格 ê 款式，kā 「低氣壓」 ê 氣氛用景物 ê 動靜來鋪排，雖然空間 ê 色緻是 phú-phú 茫茫 koh 暗暗，但是筆法 ke 真有迷失 kap 走找存在 ê 現代味：

吐光山的樹木、崎嶇的山路、樹木上的異鳥、山中間的異音、群鳥在尋覓同伴、孤鳥在奏着失戀之曲……。看着這樣光景、聽着這號悲聲、惹起老馬的前途濛々渺々心蕪意亂、善跑的老馬一日失了主人、己好幾日不跑了、憂鬱々地走出走入跑來跑去、顛狂似的向上山去了、不知道跑有幾日、前途也不知在那裡？。看々前面有一間破廟、在迷途的老馬、就一步步々近廟來了、一可以棲身一時、也可卜個前途、……（《曉鐘》創刊號）

m̄-nā 景物反映心境，像「善跑的老馬一日失了主人、己好幾日不跑了、憂鬱々地走出走入跑來跑去、……」 tsit 款「失主」（失戀） ê 描寫，kap 頭前提起 ê 〈天亮前的戀愛故事〉中：「人一天到晚要忙碌，更詳盡一點地說，要裝出正人君子一般的面孔……如果他們料想中沒有享受這一瞬間的話，我想他們絕不會那樣到處擾擾嚷嚷的。」 ê 主體意識真類似。總是，蔡氏 iáu-buē 「進步」 kah 翁鬧 ê 時間點，相對來講寫作當然 khah 保守，所 beh 探討 ê 內心活動 tóh 無 hiah 深入。當然，這畢竟是 ta<sup>n</sup> 看第1回所作 ê 推測，泛勢續集會有 khah 「勁爆」 ê 故事發生。

蔡秋桐 ê 小說愈來愈有受中國白話文影響 ê 痕跡，tī 〈痴〉 就看會出用詞 kap 行文 ê 「嘗試」；雖然書寫基底猶原是台灣話文，不過 hiông-hiông 1 篇小說風格 kap 其他 ê 作品差 tsiah 濟，thàu 淡薄中國古典文學 ê 款式，中國現代白話文 ê 氣味 koh hiah 厚，可能 m̄ 是突發 ê 事件。

蔡秋桐參與《曉鐘》 ê 創刊，koh 發表小說〈痴〉，創刊號亦刊登賴和新詩〈祝曉鐘的發刊〉；<sup>55</sup> 賴和早期 ê 小說就 táuh-táuh 透 lām 台灣話文 ê 語詞，不過是中國白話文做主調，後來 tsiah 傾向台灣話文 ê 寫作；蔡秋桐 ê 〈歌謠拾

55 《曉鐘》出土了後，咱 thang 看 tiòh 〈祝曉鐘的發刊〉 ê 定稿。手稿 kap 林瑞明所編 ê 前衛版本（《賴和全集·新詩散文卷》，頁 155-157） lóng 有 têng-tá<sup>n</sup>。

零〉kap小說〈保正伯〉、〈放屎百姓〉、〈奪錦標〉、〈新興的悲哀〉lóng刊ê《台灣新民報》，當時ê文藝欄主持就是賴和；另外，新詩〈牛〉、小說〈王爺豬〉、〈四兩仔土〉lóng刊tī楊逵創辦ê《台灣新文學》，當時《台灣新文學》ê漢文專號是賴和kap楊守愚作伙編輯。Koh，蔡秋桐採集ê民間故事〈無錢打和尚〉mā收tī賴和mā參與真深ê《臺灣民間文學集》。所以看會出來，當時蔡秋桐kap賴和有真密切êtsih接。賴和bat改過楊逵ê台語小說，<sup>56</sup>蔡秋桐小說傾向中文化ê用字kap寫作風格敢亦有受賴和影響？這可能是值得koh進一步探討ê議題。

總是，全時期作家大部份以「漢文」寫作ê，lóng漸漸tuè「潮流」，傾向中國白話文ê形式，蔡秋桐mā受影響，但是伊至少koh守有tiâu，可惜無koh一直繼續，若無，照伊小說ê風格、品質kap深度來看，設使tsit款方式順利行lòh，亦受當時智識分子ê支持，以漢字寫作台灣話文ê作品，應當有愈好ê成績。

### 3、「土氣」kap「透lām」：koh khah有力ê書寫力量

Ùi蔡秋桐幾篇小說來看，予咱想tioh已經流行1段時間ê「俗語」（siòk-gí）：「俗koh有力」（sông koh ū lát）。Kap濟濟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比較，找無第2個kā台灣話ê漢字用kah tsiah順手、liú-liáhê新文學小說家；亦就是講，新文學時代已經找無「土氣」帶hiah重、小說人物講話hiah-nih俗（sông）ê小說；「土氣」kap「俗」事實上kā庶民ê樸質呈現kah真「露骨」。

蔡氏小說除了氣力十足ê「土氣」，以〈帝君庄的秘史〉來講，雖bóng台灣話腔口猶原在在，「語言透lām」、語碼混合ê特色真明顯：tauh-tauh學日語、接觸中國白話文，小說中tòh定定出現「漢字日文化」（像「時候」、「真々」、「稱讚」、「幫助」）kap「日式台語」（「自轉車」、「出張」、「小切手」等）ê現象。Iáh「諧音」ê表現（像「圭母屎式」

56 呂美親，〈楊逵台語小說初體驗〉（〈貧農的變死〉、〈剝柴囤仔〉），〈日本時代台灣小說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文所碩論，2006）。

等），亦 *thang* 算是殖民地人民用對「國語運動」ê「反撲」。另外，「特意去拜訪媽祖郡長於公室曰。」、「就向那赤足乘客曰。」「單々念那幾句子曰。」、「這時候田螺王忽然大笑一聲曰。」ê句逗，有現代中國白話文ê形式（那、這時候），*koh* 有古典漢文ê用法（曰），*thang* 講蔡秋桐自開始寫小說，*tiòh* 處 *tī* 以台灣話做主體ê「混語世界」。

不過，日語 *kap* 中文透 *lām* ê 程度是有差別ê，像陳淑容所講，蔡秋桐起先接觸中國白話文ê機會 *khah* 無，使用語言ê時，透 *lām* ê 現象 *tòh khah* 少：

在閱讀《臺灣新民報》之前，他可能較少有接觸中國白話文的機會，他因此自發地以「臺灣土話」創作小說，而後模擬《臺灣新民報》上的中國白話文，漸漸地也能應用在作品中。他在〈帝君庄的秘史〉中運用臺灣話的創作技巧達到了相當的水準，後來受中國白話文的影響而使作品呈現臺灣白話與中國白話混雜的現象。<sup>57</sup>

陳淑容講ê無 *m̄* 對，受中國白話文ê影響真大，*táuh-táuh* 會運用 *tī* 作品中。不過 *beh* 另外說明ê是，就算寫作受中國白話文影響，台灣人當時 *tī* 口語上猶原無法度使用中國話來溝通，這是咱思考蔡氏小說ê語文形式ê時，亦需要設想 *tiòh* ê。

總是，咱會 *tàng* 看 *tiòh* 蔡氏ê作品，用字 *kap* 用詞有 *táuh-táuh* 轉變、*tshiâu* 策（調整），可比〈奪錦標〉*kap* 〈連座〉會用「你們」；〈放屎百姓〉、〈帝君庄的秘史〉，是用「恁」*khah* 濟。*Tī* 台灣話內面「複數」ê用法 *kap* 華語無全（們，英文中ê「s」），受 *tiòh* 中國白話文影響了後，咱、恁、我們、你們、他們 *tòh* 會透 *lām*；但是單數ê「你」，蔡氏 *khah* 濟用「汝」，這 *tòh* 是 *tsiâ*<sup>n</sup> 文言ê漢語用法。到〈有求必應〉ê時，*suah mā* 有用「你」。

*Tī* 語文 *teh* 試驗「新形式」（「舊漢文」書寫到「台灣白話文」）ê過程中，蔡秋桐ê用字 *teh* *tshiâu* 策 *tsiâ*<sup>n</sup> 緊、*tak* 時改換，致使用字無一致，就像當時《南音》ê「台灣話文討論欄」內面ê討論全款，*lóng bē tī* 短時間內講了 *tòh*

57 陳淑容，《1930年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4.12），頁290-291

準算，這顛倒才是殖民地文學ê重要特色：用生物學ê術語來講，咱teh感受ê文學文字，可比是teh看「不完全變態」ê過程。

1930年代初期是鄉土文學kap台灣話文論爭tng熱ê時，蔡秋桐無正經加入論戰，m̄-koh真自然tòh用家已熟悉ê語言創作小說。雖然戰前台灣話文標準化ê過程無真順利，但是蔡氏猶原斟酌用字，差不多lóng用本字，khah少有「借音」借kah siu<sup>n</sup>離譜ê現象。戰後蔡秋桐bat當選第一屆台南縣參議員，1948年伊koh參加台南縣參議會考察團，去中國考察一個月；1953年，suah hông以知匪不報ê罪名判刑3冬，服刑2年，出獄tòh無koh tsháp政治，一直到1984年過身。Tsiáh-nih有批判力、批判方式koh tsiah特殊ê蔡秋桐，戰後有中國經驗、二二八、白色恐怖，甚至bat入監，無koh有小說留lòh，實在tsiok phah損（sng）；泛勢伊若繼續寫，戰後漢字ê台語小說tòh會tàng khah早起行。

蔡秋桐ê台灣話文小說呈現ê社會意義是結合「出自大眾」、「屬tī大眾」ê語文kap現實。台灣話文khah早起行、「土氣」kap「俗」ê力量khah早有正面ê建立kap解說空間，咱ê語言就khah早kā自信找轉來，按呢，文化、民族ê主體起造，照理是會khah早完成，若khah早落實台灣話文ê起造，kā「土氣」ê力量轉作文化上ê自信心，koh kā像蔡氏小說中所點出ê「受殖民者亦形成『共犯結構』」、以及「奴性」帶重ê批判提來做後殖民時代ê語文反省，定著書寫本身會當改變社會ê力量會koh愈大。這是咱tī蔡秋桐台灣話文小說中，看tiohêkhah大ê啟示。可惜，蔡氏ê台灣話文小說kap伊所專長ê技巧全款，tī台灣文學史iah是台語文學史來講，卻lóng是1齣koh1齣ê「悲喜劇」、mā是無法度接續完整ê「蒙太奇」；好看，不過已經跳針。總是，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無濟，tī量kap質來看，蔡秋桐會tàng講lóng是第1名，thang予咱koh重新看待伊kap伊ê作品tī文學史ê位置。

## 參考資料

### 一、蔡秋桐小說引得

張恆豪編，《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蔡秋桐小說：〈保正伯〉、〈放屎百姓〉、〈奪錦標〉、〈新興的悲哀〉、〈理想鄉〉、〈媒婆〉、〈王爺豬〉、〈四兩仔土〉），（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02）。

蔡秋桐，〈帝君庄的秘史〉（249、251、253、254、255、259、260、265、266、267號）、〈連座〉（273、274、275、277號）、〈有求必應〉（278、282、284、286號；缺第2回），《新高新報》（1930-1931）。

蔡秋桐，〈痴〉（只出土第1回），《曉鐘》創刊號（1931.12）。

### 二、專書

李獻璋編著，《臺灣民間文學集》，（台中：台灣新文學社，1936.06；1971復刻本）

林瑞明編，《賴和全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6）

陳建忠，《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五南出版社，2004.08）

陳淑容，《第六屆府城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台南：台南市藝術中心，2000.12）。

——，《1930年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4.12）

### 三、論文

#### （一）期刊論文

楊杏東，〈『台灣文藝の郷土的色調』〉，《台灣文藝》2卷10號（1935.09）。

朱元鴻，〈告別式已結束：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嗎？——紀念孔恩〉，《台灣社會學研究》2期。

#### （二）學位論文

呂美親，〈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文所碩論，2006）。

蔡孟珂，〈蔡秋桐及其小說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論，2007）。